

说来有意思，许多年前我在法国，因为我妈要过来看我一起过新年，我特地计划了一次自助旅行，没想到，一开始我就把她给弄丢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上海飞巴黎的航班早晨6点多就到了，我本来打算坐第一班地铁去机场接她，结果因为前一晚和朋友们疯玩瞎聊，睡过了头，起来就已经7点多。急急忙忙赶到戴高乐机场，又发现弄错了航站楼，这就已经8点多了。

等我狼狈不堪坐上接

我在法国把妈丢了

蚡 蚡

驳巴士，终于找到准确的航站楼后，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我妈。把我急得！

在到达大厅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搜了个遍，终于发现角落里一个打公用电话的地方，我妈被一堆来巴黎投奔家人的温州妇女儿女围着一——原来因为航班提前到达，她们也没遇到接机的，我妈脑子比较活络又来自大城市，于是被大家当成了临时可以

依赖的亲人——其实在到处是法语、到处是说各国鸟语的人的法国机场里，她压根也没多少辙，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找了个华人帮着打公用电话。他们投了无数次硬币，大伙眼巴巴地等着，直到每个人都背得出我的号码，也没打通——原来我因为匆忙出门，忘了带手机！

待我出现，我妈又惊喜又绝望又怨恨的复杂心情就不多加描写了——但这还只是开始，中间略去由于巴黎人冬天大都穿黑的，我和我妈也穿黑大衣，逛街时彼此丢了无数次的遭遇。

后来我们又坐火车去里昂玩。到吋已经是夜里，又下大雨，终于等来辆电车，我孝心大发让我妈先上，自己哼哧哼哧拎着大行李箱殿后。天太黑，那倒霉公交司机压根没看到穿黑大衣的我跟在后面，结果我妈一上去他就脚踩油门头也不回地开跑了。

哎呦，我站在大雨里，拎着大行李，又累又急又气又伤心又纠结：我妈一句法语也不会，她也不晓得我们要去哪住哪；我是不是该乘下一辆车去追她呢？但万一她又坐回来了呢？那我还是等在这里吧；可万一她不晓得怎么乘回来，正在下一站等我呢？那我还是去下一站找她吧——可要是她一直坐下去了呢？

于是我脑袋里电闪雷

南京市卫生系统有一支“阳光医生”志愿者队伍，目前已有59名医生参加，覆盖全市20多家医院。一旦有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手术治疗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当主治医生。

艾滋病人和艾滋病感染者，同样有享受医疗的权利，拒绝为艾滋病患者治病，这是对艾滋病人的歧视。虽然目前尚无根治艾滋病的药物，但对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已十分清楚，完全是可以防范的。不拒绝艾滋病病人，主动热情为他们服务，可以做到“双赢”。首先，艾滋病病人不必隐瞒病史，或者篡改病历，冒充一般病人治病，可以公开身份去看病，没有那种受歧视的感觉，使他们及时得到治疗，心灵上也得到慰藉；其次，防止了医生接诊艾滋病人的风险。

鸣飞快地想象了一下可能的结果：我妈再也找不到我了，从此流落天涯，跟了个法国老头……不行！为了我爸，豁上了，我得马上打个车，沿着电车的方向一站站地找过去！法国出租车贵得让人每看一眼计价器都心惊肉跳，如今十万火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可要命的是半天都来不了一辆，人家一般都提前预订……

正当我急得七窍生烟时，突然对面站头开来一辆电车，有个人正东张西望地下车——妈……

下面是一个终于找到妈的人总结出的旅行经验：1. 假如你有一个不会外语的同行者，一定要带一张当地语言写的酒店住址、联系方法和紧急联络人的纸条在身上，以备万一。

2. 说好一个附近的集合地，要是走丢就到那里碰头，不见不散。

3. 确认你们的手机都开通了国际漫游，或者购买当地的电话卡。

4. 旅途中总有意外和节外生枝，无论好坏，把这些都当成一种经历，才会破涕为笑。

元宵灯谜

叶国泉
希望立刻想一想
(广西地名二)
昨日谜面：已年献词，继往开来（三字戏剧剧目）
谜底：白蛇传
(注：已年，蛇年；献词，说白；继往开来，传承)

“阳光医生”

吴文元

果在接诊中接触了对方的血液，就可能有感染的风险。

其实，为艾滋病病人治病，是医护人员的岗位职责和职业道德决定的。拒绝为艾滋病病人看病，是一种“恐艾”心理在作怪，也是一种失信和职业道德的缺失。按理说，医护人员懂得艾滋病的传播方式，懂得艾滋病的防范知识，不应该有那种“恐艾”心理。大概由于医疗系统在这方面宣传教育少了，或者监管部门监管不力所致，导致天津那位艾滋病病人篡改病历后接受手术。南京卫生系统的“阳光医生”志愿者们队伍，开创了一个先例，值得倡导。



七夕会摄影故事

好兵帅克

李京南

“张阿姨，你这件羽绒衫时髦来，啥价钱？”“我也不晓得，是阿拉女婿送的！”张阿姨满面春风地回答一起晨练的李阿婆，觉得很有面子而起劲地夸起了女婿：“阿拉女婿交关懂道理，样样想到阿拉……”说得周围的大伯大妈们羡慕不已啧啧称赞。我正好路过见此番情景，不由想起国庆节时一对小夫妻送礼的角色互换，顿时觉得这送礼真有讲究哩。

那天中午，只见有对小夫妻快到家门口时，妻子把手上拎的大礼包和抱着儿子的丈夫互换，轻声说：“你先进去。”简单利索的动作很说明礼节，想想一家人的送礼，女儿、女婿送的情味就不一样吧。难怪张阿姨会觉得有面子。我们还时常听到有人自豪展示心仪的物品：“这是阿拉丈母娘送的呀”、“这是婆婆买给我的”，就觉得比自己母亲送的更体面过人。

同事小沈，当年结婚婚居在老式里弄的阁楼里，虽说离母亲家不远，还时常去蹭饭，但小两口要想做点吃的，没厨房显得十分不便，常常是胡乱地对付着过日子。丈母娘看在眼里及时送上一只电

磁灶，那时有个电磁灶很了不得，让小沈觉得十分温暖，逢人就炫耀：“这是阿拉丈母娘送的！”几十年都过去了，如今已是老沈他还念念不忘此事哩。丈母娘的关心非常给力。因为她把关爱女儿延续到了女婿身上，太高明了。

换个人送礼

侯宝良

样样娇惯不善家务。如今当婆婆的难免嗔怪媳妇不会过日子，时不时背地里给儿子的丈夫互换，轻声说：“你先进去。”简单利索的动作很说明礼节，想想一家人的送礼，女儿、女婿送的情味就不一样吧。难怪张阿姨会觉得有面子。我们还时常听到有人自豪展示心仪的物品：“这是阿拉丈母娘送的呀”、“这是婆婆买给我的”，就觉得比自己母亲送的更体面过人。

同事小沈，当年结婚婚居在老式里弄的阁楼里，虽说离母亲家不远，还时常去蹭饭，但小两口要想做点吃的，没厨房显得十分不便，常常是胡乱地对付着过日子。丈母娘看在眼里及时送上一只电

下飞机来到香格里拉的第一个感觉似乎踩在云端里飘忽不定。我的整个身体就像在真空中失去了重心，我的神经和脚力，都要用定力才能把持得住。就这样飘飘忽忽的，坐上了来接我们的旅游大巴。此时的我唯有身体是宁静的，如同镜子般的水面没有丝毫波澜。随行导游说，我这已经是高原反应了，但谁又能知道此时的我，是倦怠了一切麻木。

“噫噫”，两下轻盈的脚步声跳将着上来。听声音，一定是个年轻人，还一定是个小伙子，因为我们这些坐着飞机过来的人，都是踩在棉花上飘着的，谁

还有这么大的劲头跑跳着上车。

两眼依然闭着，只听见话筒被“砰砰”地敲了两

天路上的天遇

冯备节

下：“来自上海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！”

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还镶嵌着抑扬顿挫的语调，一下惊醒了全车睡眼惺忪的旅人们，我微微地抬起了头，每张椅子后头似乎也都缓缓地伸出了好奇的脑袋。

这个地接导游英俊，身型瘦高，而他硬朗的古铜色皮肤，最能看出他还是个康巴汉子。他看上去健康而又凝重，与其他康巴汉子不一样的，是他杂乱而又高耸的短发，极有城市感的风采。

他叫阿杰，言语不多，一字一句的，还不苟言笑。但不知哪来的魅力，他每一句命令似的话，都会让那些来自大上海的作天作地的旅人们俯首帖耳。

他不是以滔滔不绝的唠叨来提升旅人们的兴趣，而是以言简意赅、一语道破天机的智慧让人折服。他不是以前捉后携，事无巨细地忙碌让人感动，而是以适时适宜的适当的介入让人舒心。

那天，我们和阿杰在茶马古道上的一个小镇歇息。款款地坐在沙发上，倚着小窗，低头望去，清澈的小溪轻轻地从窗下流淌。

夜光杯

那天和同事们食堂里吃午饭，大家边聊天边用餐，我第一个吃完，抹抹嘴坐着等大家。一个年轻同事用发现新大陆的眼光问我：“我观察下来，最近你的吃饭速度总是我们中间第一名，原来你吃饭可是磨磨蹭蹭的！”真的？细想想这一阵我还确实总是第一名呢。晚上下班回家，老妈端上热腾腾的饭菜催我吃，她则带着不满一岁已经吃饱的儿子照例等我吃完再吃。儿子一天没见我了，这会儿见着直乱叫乱嚷。我飞快把自己塞饱要去换老妈时，恍然大悟：当妈苦啊，为了这个不停嚎叫的小祖宗，连吃饭都不得不变快了！

灯花

朋友小高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，婚前在家是独生子女，婚前在家

过，摇曳在小溪中的水草婀娜多姿，俨然像甩着水袖的舞者，齐刷刷的，随着水波轻轻舞动，一丛丛的竟还透着精灵般的灵气与俏皮。攀沿着厚重青苔的沟壁蜿蜒向远方伸展，时不时还有一座座小桥从小溪上交叉而过，旅人们可以在小溪的两边自由地穿梭。抬眼望去，远处的小山绿茵茵的，空气里还夹带着清新和湿润。古镇的山水正低声吟诵着它的空灵和幽远。

许是城里人对左行右立、循规蹈矩的刻板模式淡漠了，偶尔地溜出来想寻找一份心跳和刺激。不知谁说了句：“阿杰，说说这里的摩梭人是怎么走婚的吧？嘻嘻！嘻！”结尾还带着份隐忍的窃笑。阿杰瞥了一下周围，很明白旅人们的这番窃笑深处的动议。他慢慢地跷起了一条修长的大腿，身子轻轻地往沙发的深处靠了靠，粗糙的嘴唇还不忘在擎起的杯口上微微地抿了抿，深沉地仿佛像座雕像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摩梭人的孩子虽然没有社会意义上的父亲，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，他会真切地感受到，在他的身旁，总有那么一个男人，一直在不远处默默地关注他，爱护他，虽然他永远也不会喊他爸爸。”

静下来了，全都静下来。回荡在空气中的，只有那清澈的溪水在轻声吟唱。旅人们微微地低下了头，那刚才有点浪浪的嬉笑似乎在抽打自己的脸颊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一样的头昏，一样的脚踩在棉花上，心，却如蓝天一样的清爽。

过，摇曳在小溪中的水草婀娜多姿，俨然像甩着水袖的舞者，齐刷刷的，随着水波轻轻舞动，一丛丛的竟还透着精灵般的灵气与俏皮。攀沿着厚重青苔的沟壁蜿蜒向远方伸展，时不时还有一座座小桥从小溪上交叉而过，旅人们可以在小溪的两边自由地穿梭。抬眼望去，远处的小山绿茵茵的，空气里还夹带着清新和湿润。古镇的山水正低声吟诵着它的空灵和幽远。

许是城里人对左行右立、循规蹈矩的刻板模式淡漠了，偶尔地溜出来想寻找一份心跳和刺激。不知谁说了句：“阿杰，说说这里的摩梭人是怎么走婚的吧？嘻嘻！嘻！”结尾还带着份隐忍的窃笑。阿杰瞥了一下周围，很明白旅人们的这番窃笑深处的动议。他慢慢地跷起了一条修长的大腿，身子轻轻地往沙发的深处靠了靠，粗糙的嘴唇还不忘在擎起的杯口上微微地抿了抿，深沉地仿佛像座雕像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摩梭人的孩子虽然没有社会意义上的父亲，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，他会真切地感受到，在他的身旁，总有那么一个男人，一直在不远处默默地关注他，爱护他，虽然他永远也不会喊他爸爸。”

静下来了，全都静下来。回荡在空气中的，只有那清澈的溪水在轻声吟唱。旅人们微微地低下了头，那刚才有点浪浪的嬉笑似乎在抽打自己的脸颊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一样的头昏，一样的脚踩在棉花上，心，却如蓝天一样的清爽。

许是城里人对左行右立、循规蹈矩的刻板模式淡漠了，偶尔地溜出来想寻找一份心跳和刺激。不知谁说了句：“阿杰，说说这里的摩梭人是怎么走婚的吧？嘻嘻！嘻！”结尾还带着份隐忍的窃笑。阿杰瞥了一下周围，很明白旅人们的这番窃笑深处的动议。他慢慢地跷起了一条修长的大腿，身子轻轻地往沙发的深处靠了靠，粗糙的嘴唇还不忘在擎起的杯口上微微地抿了抿，深沉地仿佛像座雕像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摩梭人的孩子虽然没有社会意义上的父亲，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，他会真切地感受到，在他的身旁，总有那么一个男人，一直在不远处默默地关注他，爱护他，虽然他永远也不会喊他爸爸。”

静下来了，全都静下来。回荡在空气中的，只有那清澈的溪水在轻声吟唱。旅人们微微地低下了头，那刚才有点浪浪的嬉笑似乎在抽打自己的脸颊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一样的头昏，一样的脚踩在棉花上，心，却如蓝天一样的清爽。

静下来了，全都静下来。回荡在空气中的，只有那清澈的溪水在轻声吟唱。旅人们微微地低下了头，那刚才有点浪浪的嬉笑似乎在抽打自己的脸颊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一样的头昏，一样的脚踩在棉花上，心，却如蓝天一样的清爽。

变快的原因

金贝贝